

## 【姬屋藏郊】温柔乡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212741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212741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17 of 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
Collections:	<a href="#">Anonymous</a>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20 Completed: 2023-09-23 Words: 8,970 Chapters: 2/2

## 【姬屋藏郊】温柔乡

by Anonymous

### Summary

代发，作者：鱼

殷商军旗献武王文学，微焕顺提及。ABO，单性但有生殖腔。生怀流警告！！  
小仙君殷郊被通天教主扔进汞池洗去记忆，同时被命令去刺杀武王。  
如何刺杀周武王呢？自然是用穴腔吞纳武王的肉刃，用孕腔榨干武王的精液啦！

# Chapter 1

(一)

摘星楼笙歌丝竹，巧笑媚然，化不开昆仑终年寒雪。

殷郊此番偷下昆仑只为一事，杀了殷寿——那个此刻正在酒池中与苏妲己嬉笑调情的男人。

酒池内香雾弥漫，水气氤氲。曾几何时他的母亲就亡于此处，鲜血染红池水，含恨而终的姜王后死不瞑目，尸身在水池中惨淡飘摇。

殷郊咽下喉中腥甜，番天印裹挟滔天恨意直奔殷寿。霎时玉樽倾倒池水迸溅，苏妲己幻化兽形护住衣衫不整的殷寿。

“逆子，你竟然没死？”殷寿骇然的双眼中是不加掩饰的厌恶。殷郊心中大痛，祭出赤发青面的法相，拳风震得摘星楼木椽折裂雕梁颓圯。殷寿只得抱着苏妲己四处躲藏。

倾塌的蓬顶泄下纷乱的星辉，通天教主身披玄袍峨冠博带，轻而易举使用穿心锁制住殷郊。

“殷郊，你此番下界，所为何事？”通天教主阖目捻须，不堪穿心锁折磨的殷郊退去法相，面色苍白的跪在地上。

“杀殷寿！”强大的神识威压让殷郊脊骨几欲寸断，但他仍咬牙昂首。

通天教主但笑不语，捏指成诀轻点酒池，沸腾的池水顷刻化为剧毒汞银，清辉荡漾却美得极绚烂。

殷郊被重重甩于汞池内，流淌的汞银温柔如母亲鲍宫的羊水，却灼烧他每一寸皮肉。

“错了，你此番下界，是为了杀叛商反贼姬发……”通天教主隔着晃动的水浪，笼罩在汞池之上。

被拽出汞池的殷郊浑身湿透，汞银在他身上凝结成淌落的水珠，流经他溃烂的肌肤。“殷郊，你此番下界，所为何事？”通天教主微微张眸，睨着咬牙坚持的殷郊。

“杀……殷寿！”汞毒让殷郊原本清越的声音如吞炭般嘶哑。通天教主冷哼一声，再次将殷郊甩进汞池。

溅落的汞水落在池边无一不烧成狰狞的烂洞，旁边的宫女尖叫溃逃。

汞水翻涌，冷月残星在池水中晕成光斑。恍惚间殷郊仿佛看到那群光斑化成万千落花，母亲端坐在月色下抚琴，周身梨花零落如雨。殷郊想冲上前去拥抱母亲，那抹藏青身影却在殷郊触及的前一瞬融为徜徉飞花，消散在模糊的迷雾中。

“记住，你是下凡来杀姬发的。”通天教主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，经脉断裂的声音摧残殷郊的感知，淋漓的鲜血蜿蜒而下，池面泛起浅绯。

质子旅连营的篝火，冀州苦寒的风，朝歌抵足而眠的恬静夜色，皆在流光沸腾的汞池中化作茫茫。殷郊眼神空洞，渗透骨缝的疼痛让他忍不住颤抖。

通天教主抬起殷郊混着汗水汞银的下巴问道：“殷郊，你此番下界，所为何事？”

“杀……反贼姬发……”鲜血流经殷郊迷蒙的双眼，凝结在殷郊眼尾的泪痣，仿佛一颗欲坠

不坠的血泪。

## (二)

时序仲秋，暮云灰濛飘蓬枯槁，商军节节败退于牧野。两军阵前，城墙上传号兵声音悠长嘹亮：“且慢，商王有珍宝欲献武王！”

帛绢、金绣，玄鸟展翅腾飞军旗之上。姜文焕纵马挡在武王身前，沉声道：“当心有诈。”

献宝之人两股战战，姜文焕下马接过军旗。朔风卷起旗帜一角，露出一节苍白脆弱的脖颈，几缕随风招摇的墨发。

姜文焕瞳孔微缩，失声道：“表哥？”

武王打马上前，鬼侯剑挑起刺绣精良的商军旗，殷郊神色恬淡，正在军旗中浅眠。

“吾王一片诚心，特以此宝献武王，恳请武王退兵十里。”

周军一片哗然，各路诸侯议论纷纷。姜子牙快马上前与姜文焕对视一眼，二人皆摇头苦笑。

武王抬手制止众人，催马前行：“传令下去，继续行军。”雪龙驹路过姜文焕打了个响鼻，“至于他，扔到战俘车内。”

战俘车内专门盛放缴获的战利品。姜文焕抬头，只见少年天子的背影，杀伐无情。

殷郊是被冻醒的，铁链宛如冰冷的蛇，缠绕他的四肢脊骨。被锁在营角的殷郊忍不住低头咳嗽几声，寒风灌进腹腔，连肺腑都是彻骨的凉。

殷郊脑袋昏昏沉沉的，他不记得姓甚名谁，只记得自己要来杀一个人。要杀谁？他摇摇头也记不清，反而牵动铁链发出一阵碰撞声，在只有火舌噼啪的营帐中格外醒目。

一个哑奴儿端了吃食进来，奶白的肉汤泡着饕饼，炙鹿肉冒着透亮的油脂。殷郊一边吹着气一边大口大口的啃鹿肉。他恍惚间仿佛看到两个鲜衣少年跃马奔驰在广袤的青原上，箭矢如流星般直透鹿身。

“殷郊，这鹿是我猎杀的，拖回去今晚烤给你吃！”少年声若击玉，殷郊睁大眼睛，只看见面前出现一双沾满血污的玄靴。

甲冑带着透骨的寒气贴在殷郊背后，那双大手却粗砺而温热，摩挲在殷郊脆弱的脖颈上。“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？”身后之人声音沉稳厚重。

殷郊摇头。

颈中红线贯穿殷郊后颈干瘪的腺体，带有薄茧的指腹轻轻按在上面，让殷郊忍不住缩缩脖子。“疼吗？”沉重的尾音带着颤抖的沙哑，殷郊分不清是问他曾经的断头处，亦或是退化的腺体。

殷郊再次摇头。无论是断头或是破损的腺体，现在都不疼了。

姜文焕带着几位裨将进营汇报军情，虬髯熊腰的裨将死死瞪着跪在塌边的殷郊。殷郊鬓发散乱，正倚着榻角昏昏欲睡。姜文焕上前推了推殷郊，扯着锁链把他领出了营帐。

殷郊脑袋晕乎乎的，走起路来也踉踉跄跄，好几次都险些摔倒。姜文焕停下脚步，远处篝火丛簇，包裹严实的营帐偶尔泄出几丝淫浪的腔调。

姜文焕摸摸鼻子，告诉殷郊军中大多是天乾，信香紊乱的话会导致行军不顺。所以会有随军营妓供他们发泄。这些营妓大多是中庸，失了田宅园地，没了亲族父母，在军中好歹还能混口饭吃。

殷郊瞪大眼睛，茫然地望向姜文焕。姜文焕耸耸肩说他的腺体早就割掉了，所以他没有情热期也不会发散信香。

殷郊的眼睛纯洁如幼鹿，他抬起被锁链扣住的双手搭在姜文焕脖子上，问道：“疼吗？”

姜文焕握紧手中佩剑，抿抿唇说，不疼。

皓月舒皎，殷郊低头看了一眼姜文焕的佩剑，玄铁、金鞘，缀红玉髓，雕双生象。

### (三)

哑奴儿每天都会来给殷郊送吃食，但是那个别人口中的“武王殿下”很少出现在营帐中。殷郊头晕的紧，得了空就趴在地上睡觉。身下铺的是玄鸟金绣军旗，堪堪抵御寒气。

殷郊是被一阵缓慢的鼓声吵醒的。武王脸庞锋利俊毅，手中正拨弄一个小拨浪鼓，见殷郊醒了，便朝他勾勾手指。殷郊爬到武王身边，夺走小鼓细细端详着。

小鼓看起来有些时日，夔皮做的鼓面上画着斑斓的彩纹，后面刻着几个字，殷郊觉得熟悉，但认不出。

武王握住殷郊的手，带动他的手一起转动拨浪鼓。“你现在连字都忘了，这四个字——‘福寿绵长’——是你亲自刻上去的。”

殷郊有些吃惊，这拨浪鼓一看就是哄小孩的玩意。他刻字，在求谁的福寿绵长？

武王掏出一把小巧精致的匕首，匕身花纹繁复，匕柄缀着流苏青玉白贝。武王在龟板上一笔一划的刻下两个字，告诉他这是他的名字——殷郊。

又握着殷郊的手刻下两个字——姬发。这是我的名字，武王对殷郊说。

殷郊紧紧攥着匕首，眸色闪动。

当夜殷郊是被热醒的，灼焰般的热浪勾的他破败的腺体隐隐作痛。榻上武王大汗淋漓，攥紧的手青筋暴起，正剧烈喘息着。

殷郊咬咬唇，拖着锁链走到榻边。阴翳投在武王汗湿的脸旁，对上武王鹰隼般的眸光，殷郊脱下武王的衣裤，俯身含住了武王半勃的狰狞肉刃。

殷郊口技生涩，牙齿磕磕绊绊碰上饱胀的龟头。武王的肉茎在殷郊口中完全勃起，尚余半截粗硕的柱身在外。浓烈的腥膻味冲击殷郊的鼻翼。

殷郊的手很小，双手环抱才堪堪全然握住武王贲突的柱身。殷郊收起牙齿，双手一边撻动肉柱一边伸出舌头舔舐前段。抑制不住的涎水顺着茎身蜿蜒而下，把武王的阴茎湿的亮晶晶的。殷郊或吞或吞，娇嫩的嗓子眼吸吮着紫胀饱满的龟头，舌尖上下滑动舔弄武王虬缠的青筋。

殷郊像个低贱的营娼，费尽心机讨好武王这柄肉刃。他浑身轻颤，抽开嘴扶着武王勃发的肉茎低咳几声，拉丝的涎水沿着艳红的舌尖滑下。

武王轻轻托起殷郊的腰，让他跨坐在自己身上。碍事的裤子被褪下，露出殷郊被昆仑霜雪滋养的柔韧莹白的双腿。腿间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羞涩苞穴，这汪蜜穴的主人忘却前尘，但

它还记得抵在穴口的肉刃的温度与悍然，穴口正收缩着吐露清香透亮的蜜水。

殷郊的脸因情动而泛起潮红，他舔湿自己的手指，抚慰着紧致的穴口、一根指节很快被肠肉吸纳进去，武王饱胀的肉柱蹭在殷郊滑腻的臀缝，轻轻晃腰给臀缝渡上一个油亮的水膜。

扩张的手指增加到三根，殷郊兀自摇晃着紧实的纤腰，迎合武王炙热的柱身，套弄着体内抠弄的指尖。指节磋磨着湿红软热的肠肉，偶尔碰到肠壁凸起会让殷郊颤抖着软了腰。

“嗯啊——”一声融雪般甜腻的鼻音泻出，殷郊两条雪白长腿夹住武王健硕的腰腹，颤巍巍厮磨着。

殷郊用手撑开湿淋淋的穴口，扶着武王粗壮的肉身，抬腰一寸寸没入。久不经人事的肠穴娇软小巧，只吞下了饱满的龟头便难以挪动半寸，剧烈的痛苦让殷郊扬起头，鸦羽一般的长发汗湿，黏在莹白的雪腮上。花瓣一样的嘴唇因紧抵而失了血色。

恍惚间他感到一股强大而温柔的热浪柔柔包裹住他。武王温热的手覆在他干瘪的腺体上轻轻揉搓。倘若殷郊的腺体没有受损，他自然明白这是武王的信香，专属于殷郊的信香。

然而崇应彪的一斧不仅斩落他的头颅，连他的腺体都从中破开。可是殷郊失去的，何止是再也无法挥散的地坤信香呢。

殷郊双手交叠按在武王结实的腹部肌肉上，两团雪白软糯的臀肉前后摇晃，缓缓整根吞纳武王的巨物。尽根没入让殷郊眉峰紧蹙，蓄满泪水的鹿瞳越发迷离。

饱满硕大的龟头破开软腻的肠肉，粗壮的茎身紧随其后征伐着紧热的穴腔。疾风骤雨的律动顶软了殷郊的腰，抽弄间骚点被尽数碾磨，穴心被次次深入捅弄。被熨平的糜红褶皱打着旋的吮吸龟头，水滑嫩热的肠肉紧紧纠缠进出的柱身。

武王突然起身抱起殷郊，肌肉紧实的手臂箍紧殷郊汗湿的腰肢，一边走路一边挺动腰腹，对着汁液横飞的穴口快速顶弄着。殷郊身上的锁链随着武王的耸动发出凌乱急促的声响。

榻边的殷商军旗凌乱不堪，武王躺在军旗上，浮起的刺绣吸纳武王健硕后背的汗珠。武王支起双腿，如舂米般狠狠捣弄殷郊肥美的雪臀，撞起肉浪翻涌的甜美臀波。响亮的水声盖住唧当作响的锁链声。

殷郊后穴绞紧奔涌抽插的巨物，酸麻的穴道喷着清亮的淫液，武王冲撞的越来越快，他的腰就越陷越低。武王的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，淌过凌厉的下颌线，滴到肌肉贲张的胸膛。

“咚咚，咚咚——”武王的心脏结实而有力的跳动，殷郊偏过头，伸出舌尖舔走武王胸膛上的汗珠。

酥麻酸软流经全身，殷郊双手无力蜷缩舒展，在皱巴巴的军旗下轻轻摸索着。

#### （四）

姜文焕赶走被武王强悍霸道的信香支配的双腿软倒的巡逻兵，即便他割去了腺体，他也知道营帐内的情事有多激烈。他将佩剑推出些许，双生象上的红玉髓在月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。

他的剑是他在入朝歌为质时父亲命人专门冶炼，东鲁上好的寒铁，雕刻姜氏一族图腾蟠螭。鄂顺说话不利索，但每次看到他的剑眼睛都亮亮的，嘴唇张合大声说道：“好...好剑！”

确实是好剑，割下父亲和鄂顺的头颅犹如削泥断铁。轻轻一划，血色全无的皮肉连带喉骨都被砍断。头颅挂在朝歌高高的城墙上，成了天空中另外两个灰寂的太阳。

姜文焕将东鲁好剑随鄂顺的无首尸骨面南而葬，木制墓碑上甚至不能刻下只言片语。姜拿起鄂顺的佩剑，在无字墓碑前剜掉自己的腺体。他没来得及对鄂顺说他的剑也是好剑。

姜文焕剜除腺体的陈年伤口突然炸裂般的剧痛，这是高阶信香大量释放压迫的结果。姜文焕暗道不好，猛然掀开营帐帷幕。

映入眼帘的是殷郊赤裸的后背，光滑水嫩，脊骨高耸，如翻飞翩跹的蝶。

他跨坐在武王身上，下身吞纳着武王的巨刃，交合处一片黏腻雪白的泡沫。手中的匕首缀流苏青玉白贝，正紧紧插在武王胸口。

武王眼神黑沉，死死盯着殷郊，下身越耸越重，越入越里。殷郊咬着牙，拧腰随着武王抽送的频率一下又一下将匕首扎进他血肉模糊的胸膛。

武王低喝一声，翻身将殷郊压在身下，雄兽支配雌兽般咬住殷郊的腺体，肉茎破开殷郊萎缩的生殖腔，将浓厚的精柱尽数射在殷郊体内。

“滚出去！”武王不屑于给姜文焕眼神，他温柔地抚摸着授精后昏迷的殷郊，轻轻吻住他被咬得糜烂的腺体。

匕首彻底没入武王胸膛，玄锦金绣殷商军旗上是不断扩大的暗沉血迹。

武王遇刺，罪魁祸首殷郊被锁在主帅营帐，所有想进帐手刃殷郊的西周将士都被姜文焕挡在门外。

哑奴儿依旧每天给殷郊送精致的吃食，除了身下的殷商军旗换成毛绒绒的兽皮，其他没有什么不同。

锁链变短了，只够殷郊舒展四肢。武王安静躺在床榻上，面色苍白。

一个月后，天煞煞的冷，仿佛要坠下雪来。殷郊轻轻拨动拨浪鼓，突然沉重的脚步声剪碎清脆的鼓声。四个身披缟素之人用白布覆住武王，将他抬出营帐。

一滴泪溅落小鼓，晕成大片水渍。殷郊认得被泪水打湿的字——“福寿绵长”。

武王薨逝，全军缟素。哑奴儿给他送饭的时候低声说了句：“大王说您做的很好，闻太师不日即可反攻西岐。”殷郊茫然抬头，哑奴儿不是哑巴，可是他又是谁？

他四肢百骸钻心的疼，腺体发胀发热，像一根刺扎进他的脖颈。

闻太师骑墨麒麟踏雪而来，寒风阵阵吹动两军旌旗猎猎作响。流云沉霭，不透一丝光亮，闻太师手持打神鞭，朗声说道：“如今反贼姬发已死，商王特赦恩谕，凡倒戈投降者，免死罪，享食禄。”

全军周士神色肃杀，皆列阵不动。

纷扬的大雪迷蒙了殷郊的眼。一只箭矢射落闻仲打神鞭，翎翅箭羽没入商军旗杆，尾翼嗡嗡作响。遮天旌旗四散而退，周军凤凰鸣日旗后，是端坐雪龙驹的玄甲武王。

少年天子，自是杀伐无情。

先锋官扼住鬓发散乱的哑奴，手起刀落人头滚地，鲜血喷溅于茫茫白雪。

殷郊捂住腹部，忍不住干呕几声。

武王剑指朝歌，周军践起动地雪雾，如龙吟虎视，直奔溃败的商军。

姜文焕轻挑剑锋斩断殷郊身上锁链，将身下战马送给殷郊。“表哥，逃命去吧，这辈子都不要被姬发追上。”

殷郊捂着微微坠痛的腹部翻身上马。风雪迷蒙，他似乎感受到一道锐利的目光直直透向他的后背。但他顾不了那么多，向着远处的残阳霞光飞奔而去。

(作者有屁放：武王哥你老婆跑了略略略。相信大家也都看出来，殷郊被砍头的时候其实怀着姬发的孩子。可惜那个孩子最终是没保住。不过没关系我们的太子殿下又怀了吼吼吼，下篇就是武王哥千里追捕带球跑老婆，姬甲祠堂爆炒孕期老婆嘎嘎嘎~)

## Chapter 2

### (一)

积雪灰惨惨的映着孤月，张老汉紧了紧破败的袄衣，挑着灯笼去抽柴火。他年轻时去崖底采药摔坏了腿，走在泛着冷光的雪上是一浅一深的两行脚印。

村头野狗夜吠几声，惊起寒鸦噪枝。柴垛压的实，张老汉用力一抽，拽出一双伶仃纤细的脚腕。他抬起灯笼凑近一看，雪下之人面凝薄霜，呼吸清浅，奢繁的布料勾勒其微隆的小腹。

张老汉艰难将殷郊架回了家，帷布编竹灯笼内的残烛熹微明灭，在雪地上投下狭长的倒影。

烘暖的土炕上坐着一个头发枯白的老太太，她摸摸殷郊冰凉苍白的脸，浑浊的眼里有了些许微光。“儿子回来了？”

张老汉的儿子成年后分化成地坤，嫁给了邻家小子。邻家小子被征了壮丁，死了。老汉的儿子也死了，留下一个胖嘟嘟的女儿。从那以后老姬就神志不清浑浑噩噩。

当胖丫藕节似的小手臂覆上殷郊的小腹时，殷郊醒了过来。胖丫贴紧殷郊的脸蹭了蹭，喊了声娘亲。

与世隔绝的偏远小院，简陋拙朴，但殷郊还是在这住了下来。自从他醒来后老姬的神志也清醒不少，总喜欢坐在门槛上朝他笑。

院里一株参天梨树，春暄未负，抱一树簇白的花蕊。墙角长了一株不知名的沙枣，被春光浸的油亮莹红。胖丫抓一把塞进嘴里，又皱着眉头吐了出来。本就胖的小脸活像个团褶的包子。殷郊一个接一个吃进嘴里，颇为诧异地看着胖丫，一点也不酸啊。

张老汉倚着门框给老姬梳头，头也不抬的说道：“那是因为你怀孕了。”

殷郊手里的沙枣洒了一地，张老汉叹息一声：“你要是不喜欢，我给你一碗落子药。只是你身子特殊，这次要是落了胎，日后恐再难有身。”

缺口的瓷碗飘几朵红花，漾起的细小涟漪晕得殷郊看不清自己的神情。胖丫一把搂住他，大脑袋贴在他日渐浑圆的小腹，噙里噙气的说，娘亲，弟弟在哭。

那碗落子药最终被殷郊倒在了梨树根底。他学着张老汉的样子给胖丫梳头，扎的辫子散乱虬叉。胖丫手持烧火棍在梨树下舞得虎虎生风，大喊自己是大英雄，发间红绳宛如流霞。

胖丫的手也胖，殷郊捏捏胖丫面团似得白软小手，说这张手原不应该执剑。但应该做什么，殷郊记不清。

胖丫将烧火棍递给殷郊，求殷郊教她写字。殷郊划个“殷”字，又写个“郊”字，她告诉胖丫这是他的名字。胖丫问他还会写别的字吗，殷郊又在地上写了个“姬”字。

“鸡？是打鸣的大公鸡吗？”胖丫拍拍手，眼睛弯成月牙。她转头望向殷郊，垂下手臂轻声说道：“娘亲，你怎么哭了？”

殷郊抹抹脸，匀了一手的冰冷潮湿。

### (二)

河里的冰化成了水，胖丫领殷郊去集市上易物，她牵着殷郊的手，一路上蹦蹦跳跳的。几



匹疾驰的骏马穿过集市，却未惊倒走卒摊贩。为首之人在告示牌下高声传谕：纣王自焚于鹿台，新君贤明，广恕殷遗民，迁于宋地，袭商制循商礼。外兼免税赋三年，与民休息。

胖丫扯扯殷郊的殷郊说娘亲你也姓殷，他们是你的家人吗？殷郊抱着药材换来的瓜蔬兽皮，缓缓摇头。

回到简朴茅屋，檐下通体雪白的马驹正低头吃草，殷郊手脚发麻，推开柴门，果然见武王立在梨树下，嘴角噙着温柔笑意。

殷郊将胖丫推进房内，武王折下一段纤细梨枝，用火折点燃，对殷郊说倘若梨枝燃尽之前你能跑到村头的铁匠铺，我就放了你。

殷郊转头冲出门去，雪龙驹温顺地低下身子。他的肚子越来越大了，只能挺直腰背防止坚硬的马背冲撞胎儿。

铁匠铺的烟囱直耸入云，庐烟接天低。当殷郊咬牙跑到门口时，武王的玄锦衣摆在锻火热浪中翻飞。梨枝燃烧的顶端早被武王掐断，露出内里碧丝交错的白芯。

目之所及，皆为周土，殷郊又能逃到哪去？

武王翻身上马环住殷郊，他的怀抱萦绕梨香与火硝，温柔又霸道。武王轻轻拭去殷郊额角细汗，柔声说道：“走吧，该回家吃饭了。”

入睡前武王端了一盆热水给殷郊泡脚，殷郊的脚因为怀孕而有些浮肿。武王细细擦干净水珠，又力道适中的按揉殷郊酸胀的腿腹。土炕烧得暖融融的，糊着白纸的窗户被武王用衣袍遮住了，寒风月光都透不进些许。殷郊扭扭身子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一梦到天明。

翌日殷郊醒来时春光正浓，武王穿一身短打替张老汉重新修葺了茅草屋顶，剩下的木料打了一座秋千系在梨树下。胖丫坐在秋千上让武王给他梳头，红绳扎两个环髻，点点梨花飘落鬓间。

胖丫看见殷郊出来，笑吟吟的说：“娘亲，他就是你说的会打鸣的公鸡啊？”殷郊颇为羞赧垂头不语，武王将他抱在秋千上轻轻推动，胖丫的琳琅笑声自在穿梭于无边飞花中。

这天殷郊醒来，院中码了两堆整齐的新劈柴垛，但四处不见武王踪影。房中突然传来张老姬凄厉的哭喊，伴随桌椅倒地的杂乱声音。半晌张老汉才推开门，胳膊上是淋漓的牙印血痕。

殷郊走过去坐在张老汉身边，张老汉放下衣袖笑道：“我当了一辈子的大夫，救不下儿子的命，治不好妻子的疯症，只求此生走在老太婆后面，黄泉路上也牵着她一起走。”

恢复神智的张老姬躲在门后，露出半边瘦小的身体。她望向张老汉的眼神满是愧疚与怜惜。

殷郊起身摸了摸肚子，决定出门找武王。屋外春草渐生翠屏生烟，竟是如此的好风光。

村口河流鳞跃银波，武王挽着裤脚在叉鱼，看见殷郊走过来忙让他退后，水凉。鱼篓里满是肥美曳尾的鲤鱼。武王说胖丫馋鱼了，多打几条炖鱼汤给殷郊补补身子，吃不完就拿到集市上卖。殷郊解下武王的斗笠，用力擦了擦他被河水打湿的头发。

回家的途中路过铁匠铺，武王挽起赤膊，把一柄坠着流苏青玉白贝的匕首扔进火炉内，铁锤抡出迸溅的火星。颗颗汗珠滚落武王结实流畅的手臂，野性又张扬。

匕首最终被打成两个长命锁片，殷郊问武王为什么是两个，武王揉揉殷郊酸胀的腰说快芒种了，我们回家种麦子吧。

### (三)

雪龙驹循着春光步回西岐，武王怀抱殷郊走过天边阳，水中月，堊间秀麦。

姬氏祠堂是一座低矮的房屋，墙壁挂满鲜花，清酒麦种摆在每一个祠牌之下。最下层角落的小小祠牌上还摆了一碟麦仁糖，巴掌大的牌位无名无姓，只刻了几朵梨花。

武王把一块长命锁片挂在祠牌上，殷郊心中一痛，滚下热泪来。

武王把殷郊抱在供桌上，啄吻他颈后腺体。“殷郊，此生此世你都是我姬发的妻，周武的王后。我为明君你为贤后，倘若无法避免史家刀笔，那我一同随你进《佞幸传》，我们生生世世都在一起。”

殷郊脱掉衣服，以热烈的吻回应。

细密的吻吻过殷郊每一寸肌肤，这里曾被汞池残忍灼烧，却又在爱意下滋生血肉。当炙热的吻落在殷郊隆起的孕肚时，殷郊忍不住瑟缩一下。腹中胎儿也在渴望他另一个父亲。

武王缓缓释放出信香来安抚殷郊腹中躁动的胎儿，他亲亲殷郊的肚皮哄道：“乖乖点，别闹你娘亲！”殷郊反手撑在供台上，摸了摸武王的发顶。

武王含住殷郊青玉般的阴茎，从上到下舔弄着。因孕期而格外敏感的殷郊只觉得下身被一个极热极软之地紧紧包裹，麻痒从会阴处弥漫全身，让他忍不住仰头微微喘息。

温热的口腔包裹青白玉茎，湿软的舌头嘬吸着翕张的龟头。殷郊咬唇压抑呻吟，下唇被咬的毫无血色，映出一道弯月般的齿痕。

武王怜惜不已，手指撬开殷郊紧咬的唇，夹住水淋淋的嫣红小舌模拟情爱姿势抽弄着。涎水打湿手指，顺着武王指缝流下，滑过殷郊小巧的下巴，像一滴欲坠不坠的春露。

殷郊柔软的胸口因怀孕已涨大如蜜桃，皙白的乳肉上坠两个茱萸般鲜嫩的乳首。武王一边舔弄殷郊的玉茎，一边将殷郊口中手指抽出，拉出几道淫靡细长的银丝。

武王把手上晶莹的涎水涂抹在殷郊娇嫩的乳首上，如春雨软海棠。口中吸吮力道加剧，张开喉管将整根勃起的玉茎含住，舌尖趁机舔过腿心根部。殷郊孕腹急速抽缩，抖着雪糯白臀在武王空中射了出来。

“啊啊啊——”殷郊扬起脆弱的脖颈，久违酣畅的快感蓄泪的眼睛愈发迷离，透过朦胧的泪雾，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亦模糊难辨。在此等神圣的地方白日宣淫，殷郊有些羞赧。他推推武王，反而被武王擒住手腕十指交扣。

武王尽数吞下殷郊的乳白精液，舔舔嘴唇意犹未尽。他目光灼灼地望向殷郊满眼爱意，轻声说着：“别怕，就让列祖列宗看看，看我对你的一片真心。”

武王轻轻托起殷郊的腰，亲亲他的孕肚，褪下衣衫露出雄健剽悍的肌肉。紧实如蜜的肌肤上还有深深浅浅的伤痕，殷郊吃痛，爱怜地抚摸这些交错的伤痕。

殷郊早已情动，腿心蜜穴汨汨渗出透明蜜液，但武王仍怕伤了他，对准那张翕张娇软的小口舔了上去。舌头转圈层层舔过，舌尖卷起情液吞吃入腹。殷郊只觉身体越来越热，腰越来越酸，穴心越来越软。

长久未经性爱的肠穴极度渴望曾经标记过他的天乾，殷郊脸上飞上一层红霞，颤着嗓音低声哀求：“姬发……唔——给，给我……啊哈……”

甜腻的哀求听得武王心里只喷火，他双眼压抑不住翻涌的情潮，伸出骨节粗大的手指细细研磨着软嫩肠肉，刮得殷郊穴道酥软，春潮涌动。淋漓的汁水随着武王抽送的手指飞溅。

早已情动的红腻软肉毫不费力裹着武王四根手指，殷郊细细喘着，主动摇晃滑腻的雪臀，热情迎合着体内抚弄的指尖，吐出半截红舌软笑。

殷郊耽溺于情欲的绝美痴态让武王再难自持，他抽出被殷郊淫水泡的略微发皱的手指，趁着红艳穴口尚未闭合，腰一沉便将昂然巨物破入殷郊体内。

被饱胀阴茎塞满的殷郊无比畅快，修长紧实的大腿环住武王健硕劲腰，随着武王的抽动不时抽搔一下。武王满眼爱意，但每一下都震的又深又急，次次都入了底，拍打出嘹亮的水声。

殷郊雪白肥嫩的臀肉在武王紧紧压住，在武王胯下震颤不休，臀尖被捣红了，宛若沁了胭脂的白梅。殷郊浑圆的腹部随着武王的抽送而轻颤，武王双手护住殷郊孕肚，在他身上落下无数热吻。

肠肉被细细搓磨，炙热的穴腔随着柱身的捣弄而愈发收紧，牢牢箍住深埋其中的肉茎。武王兴奋不已，次次尽数抽出，堪堪留下饱胀的龟头在穴口，再狠狠全根没入。

殷郊随武王的抽动肆意呻吟，娇腻的嗓音如融化的蜜糖，甜丝丝的勾着武王的心。殷郊的腰身依旧纤细，如绝佳的五弦琴。武王剧烈冲撞，拨弄着琴弦乱颤。殷郊腰身渗出一层细汗，蓄在窄小的腰窝里，宛若映月冷泉。

肠穴被狰狞的青筋磨的水淋淋的，嫩滑艳丽。软红翻涌，细密包裹住武王每一寸昂热的肉柱。坚硬的棱沟嵌入嫩肉，虬缠的青筋撑平褶皱，饱胀的龟头越入越里，抵在了殷郊娇弱的孕腔口。

腹中胎儿感受到生父信息，热情回应着。殷郊握紧供桌边缘，潮水般的快感将其吞没，从腹腔燃起炙热痒意，旋即烧遍全身。酥麻如蚶蚁直往他穴肉里钻，啃噬他每一寸内里。殷郊知道，孩子在渴望父亲的爱抚，亦如他的渴望一般。

殷郊曲腿磨磨姬发的腰，呵出炙热气息。殷郊露出妖冶迷乱的笑，胸膛剧烈起伏：“啊……姬发，深点——唔，再深点！”

武王抿抿唇，额角滴落热汗。他架起殷郊的双腿，抬高殷郊的腰，挺动健壮的腰背，急速禽弄着殷郊柔软的肠穴。龟头抵住嫩滑的孕腔口，变着法戳弄着，顶出春水淋漓，把粗硕柱身浸的油光水亮。

粗壮肉柱破开层层叠叠软肉，捣弄孕腔，厮磨骚点。湿漉漉的淫水沿着交合的大腿内侧流淌，在供桌上洇了一大片。武王低头将殷郊两枚红艳乳首含进嘴里咂摸吮吸，茱萸被吸的肿胀，沾着涎水却异常诱人娇美。

殷郊扭着腰套弄武王疾驰的肉刃，肚皮越来越紧，快感周游全身。他珠贝般莹润的脚趾紧缩着，紧窒湿热的肠肉绞紧武王柱身，让武王爽头皮发麻，呼吸愈发粗重。

“啊啊啊……”殷郊仰头发发出高昂的呻吟，满足畅快的灼热情泪顺着眼尾缓缓流下。终于在武王疾风骤雨的捣弄下，殷郊马眼翕张玉茎抖动，被活生生禽射的白浊精液尽数喷在了武王精壮的腹部肌肉上。

武王闷哼一下，释放出大量强悍信香，低头吮含住殷郊水亮亮的唇射了出来。殷郊双眼含笑，待武王抽出半勃的狰狞阳物，便将盛绽如花的胭脂穴口瓣瓣收紧，不让一滴阳精洒落出来。

出了祠堂天飘起了雨，斜密细雨冰冷如刀刃，却再也落不到殷郊身上。

殷郊拥着披风，酣睡在武王亲手为他营织的温柔梦中。

（全文完）

(作者有屁放：本章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张老汉张老嫗和胖丫的故事，可以将老夫妻目视为晚年成王继位，归隐山林的武王和武王后。如果发郊第一个孩子没流掉，就是胖丫那个性格。殷郊是不会恢复记忆的，一辈子都是武王的小迷糊！)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